

民國京昆期刊文獻匯編

戲劇旬刊

第一輯

陳堅 主編

學苑出版社

民國京昆期刊文獻匯編

戲劇旬刊

第一輯

學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戲劇旬刊 / 陳堅主編. —北京 : 學苑出版社,

2014.5

(民國京昆期刊文獻匯編)

ISBN 978-7-5077-4491-0

I. ①戲… II. ①陳… III. ①戲劇藝術—期刊—匯編
—中國—民國 IV. ①J8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4) 第068205號

出版人: 孟 白

責任編輯: 潘占偉

裝幀設計: 徐道會

出版發行: 學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2號院1號樓

郵政編碼: 100079

網 址: www.book001.com

電子信箱: 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銷售電話: 010-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(郵購)

經 銷: 新華書店

印 刷 廠: 保定市彩虹藝雅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尺寸: 787×1092 1/16

印 張: 75.5

字 數: 1888千字

版 次: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價: 1980.00圓 (全三冊)

ISBN 978-7-5077-4491-0



9 787507 744910 >

學苑出版社據首
都圖書館藏本影印

主 編：陳 堅

副主編：林 岫 王 煒 潘占偉

編 委：朱悦梅 孫鍾軍 李 喆 丁小蕾

一個人的《戲劇旬刊》

——略論「身許菊國」的張古愚和他創辦的《戲劇旬刊》（代序）

谷曙光（作者單位：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）

1935年12月21日，一本以京劇為主的戲劇刊物面世，這就是張古愚主編的《戲劇旬刊》。一年零一個月之後，刊物在出版到第36期時「戛然而止」，宣佈停刊。這本持續時間不算太久的期刊，卻在民國的戲劇刊物中佼佼不群，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持久的影響。許多老輩對刊物愛不釋手，什襲珍藏，而後來的戲劇刊物在辦刊思路和風格上，對《戲劇旬刊》也頗多借鑒。然而，遺憾的是，一直以來，對這本著名的戲劇刊物，戲曲界和研究者缺乏專門的研究和探討。尤其對於刊物的主事者——張古愚，民國時期上海劇評家中的風雲人物，尚沒有專門研究的文章。有鑒於此，本文擬對張古愚及其主幹的《戲劇旬刊》做一初步研究，從刊物背景、概貌特徵到張氏其人及其辦刊理念、劇評撰寫等，逐一論列，以求正於學界和讀者。

刊物緣起：創辦上海國劇保存社

上海國劇保存社於1934年成立，以宣傳、研究京劇為目的，附設出版部，致力於編輯戲劇報刊。這個組織的成立，有一定的歷史背景。數年前，北京先後成立了中華戲曲音樂院和國劇學會，從事戲劇的研究、教育和宣傳等，一時影響頗大。而上海作為戲劇重鎮，尚無類似組織。自國民政府南遷之後，上海的地位日益重要，各種文藝樣式在十里洋場五音雜奏，摩登與守舊，前衛與傳統，都在這座城市併存，一時如百舸爭流。其中，京劇是較受民眾歡迎的傳統藝術形式，但也面臨著電影、話劇等其他外來藝術的強烈衝擊。文藝的興盛伴隨的是藝術思潮的活躍，國劇保存社就是在這種東西碰撞、古今雜糅的時代背景下成立的民間藝術社團。顧名思義，它以保存國粹、發揚傳統藝術為宗旨。創

辦人兼負責人即張古愚，主要成員有張肖愴、鄭過宜、馮小隱、吳我尊、徐慕雲、徐筱汀、蘇少卿、劉夢耘、胡愍珠、陳小田等，這是一個較為鬆散的民間組織。一般而言，聚同志、辦刊物，開闢陣地、擴大影響，是諸多社團、研究組織樂於從事的事情。中華戲曲音樂院和國劇學會都辦了刊物，分別是《劇學月刊》和《國劇畫報》、《戲劇叢刊》，頗得好評。國劇保存社成立後，也積極籌辦刊物，於是就有了《戲劇旬刊》的誕生。

《戲劇旬刊》主幹是張古愚，編輯吳我尊、鄭過宜、張肖愴。請注意，刊物用了「主幹」一詞，而非主編、主筆、主事等。何謂主幹？就是起決定作用的人物或力量。說白了，張古愚是刊物的靈魂人物。這份刊物的宗旨是「有我智力財力學力，引導伶人到光明之途，指示伶人達神化之境」，「使我國固有的國粹，不致淪亡」。(一)在中國最西化、最洋氣的上海，卻有一份以保護國粹為己任的期刊，表明上海是新舊思想、傳統與現代藝術碰撞、競爭乃至融匯的地方，顯示出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胸懷和包容性。

1935—1936·上海京劇期刊的轉折年份

在1935—1936年，在上海，對以京劇為主的期刊而言，是一個轉折年份。短短數月間，上海先後有《京戲雜誌》(1936年10月)、《戲世界月刊》(11月)、《戲劇旬刊》(12月)三種創刊。1936年的7月，《半月劇刊》問世；10月，《戲週報》又出爐。一個城市，光是京劇雜誌期刊，一年之中就創辦五種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上世紀30年代中期的上海，京劇在民眾娛樂中的重要地位。正因為好之者眾，才會有那麼多京劇期刊的紛紛出爐。期刊是京劇流行的副產品，也是京劇繁盛的重要表徵。

雖然在一年之內先後創刊，但這幾種戲劇期刊的壽命長短卻各不相同，在劇壇的地位、伶人戲迷中的口碑和對後世的影響也大相徑庭。《京戲雜誌》由上海羅賓漢出版社出版，主編盧繼影，月刊，出十二期後停刊；《戲世界雜誌》由上海戲世界日刊社發行，主幹梁梓華，月刊，兩期後就休刊；(二)《半月劇刊》，亦由羅賓漢出版，主幹朱瘦竹，半月刊，出了九期而終結。比較而言，《戲劇旬刊》持續的時間較久，一年有餘，且出版頻率高，十日一期，達到前所

未有的三十六期。況且後來《戲劇旬刊》雖停刊，但未終結，而是改名《十日戲劇》，延續它的生命。

其實，在《戲劇旬刊》之前，張古愚就已經在編輯戲劇報刊了。《戲劇旬刊》創刊號的開場白是鄧漢定的《天官賜福》，裏面透露，張古愚原本在《戲世界報》，脫離後，本要辦《戲劇週報》，但友人以為每週一期，太匆促，於是改為《戲劇旬刊》。在緊鑼密鼓籌備數月之後，刊物終於面世。

《戲劇旬刊》第一期刊登了啟事《本刊誠意接受各界指導》：（一）盼望票界同志加以糾正併賜鴻文；（二）盼望伶界同志加以糾正併賜鴻文；（三）盼望讀者諸君時賜意見文字；（四）本刊立場不作盲目的捧場和無謂攻擊；（五）竭誠歡迎伶票兩界同志惠賜最近攝影及行蹤；（六）本刊歡迎各報批評及指導；（七）歡迎各省市讀者惠賜各地戲劇情形及消息。（三）

從這個啟事，可以看出刊物的定位、宗旨等。刊物追求大眾化，走通俗路線。伶界、票界、讀者，都是團結的對象；捧角和攻擊，則盡力避免。刊物還看重時效性，徵求攝影劇照，併爭取以上海為中心，輻射全國。張古愚後來表示，刊物的審美趣味是雅而通俗，俗不傷雅。但從實際效果看，還是以通俗為主，基本是純文藝期刊的路子，注意戲曲的「場上」，偏重舞臺演出。刊物籌備以來，得到伶票兩界題詞二百餘件，如齊如山題詞「提倡民族藝術，即係保存國粹」，梅蘭芳題詞「藝苑津梁」，楊小樓題詞「國風雅頌」，余叔岩題詞「春秋之筆」。又聘請瑞德寶、孫佐臣等老伶工為顧問。上世紀30年代之前，上海的戲劇刊物，較有影響者如《戲雜誌》和《戲劇月刊》，後者是32開本，前者更小。雖有照片圖像，但只是點綴，還是以文字為主。而《戲劇旬刊》改成16開本，分為「銅圖」和「文字」兩大部分，照片圖像數量既多，選擇亦精，印製品質更高，與文字部分各占半壁江山，真正做到了圖文併茂、雅俗共賞。

《戲劇旬刊》的文字部分具有充實的內容和相當的價值，但未分欄目，如總結一下，主要是戲劇理論、劇評劇話、掌故軼聞、新聞時事、總講劇本、票友動態、讀者問答等方面。撰稿者的陣容頗可觀，除張古愚外，當時一班劇評健將、顧曲名流都在刊物上發表文章，如馮小隱、吳我尊、蘇少卿、張肖倫、鄭過宜、陳小田、吳幻蓀、哈殺黃等，伶人而好文者，如王芸芳、白雲生等也都為刊物撰文。有的文章，體例很有獨創性。如連載的《霸王別姬之舞劍》，梅蘭芳教授，

郭建英圖繪筆記，有口訣，有簡譜，有舞臺調度之圖案，有照片示範，形式新穎，易於研習，誠為嘉惠後學的創新體例。

開創圖文兼美、以文釋圖的新模式

與之前的戲劇類期刊相比，《戲劇旬刊》有什麼新特點、新變化？張古愚曾一再慨歎「辦舊劇刊物太不容易了」。第六期的開場白，他有感而發，認為之前的《戲劇月刊》，較為成功，文字不錯，但照片僅是陪襯；《劇學月刊》，文字精，但學術性又太強，做不到大眾化。而他辦《戲劇旬刊》的宗旨就是要提倡戲劇大眾化，以圖文兼美為追求。平心而論，圖像照片正是《戲劇旬刊》特別用心經營的部分，也是刊物提升知名度、擴大讀者面的「法寶」。此前的戲劇刊物，還沒有如此重視圖像資料的。

名伶的照片圖像，粉墨飾容，長袖善舞，以美好而直觀的獨特方式記憶和見證了伶人的舞臺生涯，不僅有欣賞、懷舊的脈脈溫情，又有珍貴的史料和研究價值。《戲劇旬刊》刊登的照片，諸如名伶家庭生活照、代表劇照、臉譜照、化妝譜、遊戲照、舞臺實況等，種類繁多，琳琅滿目。一般都是精挑細選，從技術角度說，清晰度高；從藝術角度看，欣賞、研究價值高。

《戲劇旬刊》開創了圖文併重、以文釋圖的新模式，用簡潔的文字要言不煩地講述與照片相關的點點滴滴，幫助讀者欣賞藝術、回味歷史。如第一期的中間插頁，刊登了一張《長坂坡》的劇照，附解說文字：「《長坂坡》誰都知道是武生戲，但卻不知道老規矩是由武小生應行，武生是由俞毛包始。諸位如不信，請看這裏飾糜夫人的是徐碧雲，而趙子龍卻是程繼仙。」（四）讀者既觀賞了劇照，也對行當劇碼的變遷有了直觀的體認。又如第六期聘請北平樂家老藥鋪的少主人樂元可、樂詠西為特約攝影，刊登了余叔岩應天津市長蕭振瀛宅堂會趕排《盜宗卷》的照片，余氏飾張蒼，神態極佳，身上「邊式」，洵為其劇照中的精品，令人過目難忘。

張古愚在劇照圖像方面，花費了許多心血。他想方設法策劃專題。在確立一個主題後，即將與之相關的照片彙集起來，集中品鑒，舉一反三。第十二期中間插頁的主題是「廢蹺聲中話踉蹺」，刊登了六張伶人踩蹺的劇照，分別是楊

小朵《烏龍院》、小翠花《戰宛城》、荀慧生《花田錯》和《梅龍鎮》、朱琴心《虹霓關》、黃玉麟《梅龍鎮》，再配以言簡意賅的兩篇短文《什麼叫做蹻》、《花旦應當廢蹻麼》，有思考、有態度，讓這一專題在呈現舊時梨園風物的同時，又有了一定的學術考辨色彩。第十四期中間插頁是三張《回荊州》的孫尚香劇照，分別是朱琴心、程硯秋、新豔秋，三人手中各持寶劍，配以文字云：「《回荊州》中孫尚香一角，晚近名伶中，梅蘭芳得其扮相嗓音（富麗），朱琴心得其作派（剛健婀娜），趙桐珊（芙蓉草）得其白口（乾脆），回車走三插花，則梅不及此二人，程硯秋冷，尚小雲板，荀慧生小器，各有缺點。坤伶中自推雪豔琴首座，簡單可以追隨蘭芳併肩朱、趙，新豔秋、章遏雲、杜麗雲、華慧麟、陸素娟輩，望塵莫及。」（五）從同劇碼、同場次的劇照出發，談男旦、坤伶《回荊州》的不同優長，圖文緊密結合，評點精要到位，啟人思索。

有時刊發的圖像既美，搭配的文字亦佳，背後還有耐人尋味的梨園小掌故。第十七期的封面是梅蘭芳、金少山的《霸王別姬》，這是頗具史料價值的珍貴照片。金少山號稱「金霸王」，就是靠這出戲才大紅的，但他一直未與梅蘭芳合照過《別姬》，《戲劇旬刊》的發表是首發。照片旁還附了一段小字，讀來別有意趣：「《別姬》是蘭芳、少山的傑作，惜無合攝之照片。外界所見，均係劉連榮之霸王。劉身材短，故須穿四寸高底靴。如見高底靴之霸王，絕非金少山。此次少山赴漢，古愚囑攝《別姬》照，但是少山一到漢，應酬太忙，把這事忘懷了。那晚在唱臨別戲，戲碼就是《別姬》。正在開臉，忽然記起這一樁事來。急忙打電話叫啟新照相館到來，在蘭芳化粧室外和蘭芳拍了這照。又恐背景難看，叮囑他畫上假幕，帶回來贈給古愚。」（六）真是美圖、美文，筆者甚至感覺文字略帶明人小品的意趣，短短百餘字，平淡如敍家常，卻興味盎然，照片的珍貴、金少山的率真及其與張古愚的情誼，躍然紙上，如回甘諫果，滋味悠長。

《戲劇旬刊》還特別注意搜羅不常見、有特殊意義的伶人劇照。第二十九期封二是葉盛蘭的頭二本《虹霓關》劇照，一人分飾東方氏、丫環，扮相雋秀，身段婀娜。介紹文字云：「葉盛蘭之小生，早已名振藝林。反串花衫，又能極剛健婀娜之致。《戰壽春》、《花木蘭》、《王福剛》等劇，扮相嫵媚，把子嫻熟，做作細膩，唱白曼妙，兼慧生、小雲之長。葉本學旦，坐科時《二進宮》、《虹霓關》都不壞，且曾一度請益小雲，故旦劇有小雲氣，但活潑嬌癡卻遠過之。」（七）

不但照片珍貴，文字對於瞭解小生大家葉盛蘭早年的學藝、師承、戲路和後來取得成就的原因，都是有所裨益的。

比起此前的戲劇刊物，《戲劇旬刊》照片的時效性極強。比如1936年，梅蘭芳一度在武漢、程硯秋一度在重慶演出，不久《戲劇旬刊》上就登出他們在武漢、重慶演出的實況照片，堪稱神速，真可謂是「望梅止渴」、「隔地賞秋」。尤其難得者，刊物發表了一些營業戲、堂會戲實況演出的抓拍照。實況劇照，在上世紀30年代，還是稀罕事兒，限於技術，以前的戲劇期刊根本做不到。但《戲劇旬刊》對1936年上海陳宅、張宅的盛大堂會，都有照片發表。有時雖然不夠清晰，但因是現場抓拍，卻也彌足珍貴。

一般的愛好戲曲者，主要是癡迷于優伶，而名伶的照片給了他們最直觀、最親切的體認，也寄託了一種美好的情感。正因為《戲劇旬刊》的印製精良，排版講究，收錄大量珍貴劇照，觀賞性強，獲得伶人、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青睞，刊物逐漸站穩腳跟，銷路日益廣大。筆者可下一斷語：圖像照片部分是《戲劇旬刊》最成功的部分，也是最有特色的地方。

張古愚劇評的「拗相公」本色

民國時期研究、評論戲曲，主要有兩大群體。一是高校、學術機構的學者，主要以文本、劇作家為研究对象，注重案頭，擅長考據。另一類，就是與梨園、優伶聯繫緊密的劇壇文人。他們一般都是愛好者，愛之切而鑽之深，遂結交伶人，投身梨園，進而編報刊，寫劇評。他們雖不演戲，但注重場上，儼然是半個梨園中人。打個比方，此類人可稱之為當日劇評界的「公知」。張古愚就屬於後一群體的代表。

張古愚是上世紀30年代崛起的劇評家，也一度是上海劇評界的風雲人物、中堅人物。他酷愛戲曲，早年涉足梨園，廣交劇界友人。他主編京劇報紙、期刊，撰寫評論和研究文字，才思敏捷，勤於筆耕；文筆犀利，觀點獨到。由於他對京劇歷史、掌故和劇壇的實況，都有親身經歷和見聞，故而文字頗受內外行關注，成為滬上有影響力的劇評家。

張古愚不但辦刊，還是《戲劇旬刊》的主要撰稿人，其文章種類繁多，有連載性質的談腳色、春風館談劇等；有現場感極強的鮮活觀劇評論，如《追記楊小樓之〈戰宛城〉》、《連良〈四進士〉談到周信芳、余洪元》、《評譚富英之〈空

城計》等；有對於戲劇改革和前途的理論思考，如《怎樣才能挽救現在平劇的危機》等。張古愚不但撰寫長文，更寫補白式的短文，總之視版面的需要而定。他撰寫的文章，有時署本名，有時用春風館主、愚翁、愚等筆名。蓋考慮文章的出發點和不同意圖，張會用不同筆名，這也可以理解。自第四期始，刊物辟「平劇問答欄」，由他針對讀者來信，予以答復。讀者問題各種各樣，千奇百怪，而張古愚卻能有針對性地給予解答，看出其知識面的寬廣和下筆的敏捷。

總體而論，張古愚的戲劇文章，尤其是評論性的，直率而無隱諱，犀利而有態度，不虛美，不世故。這種月旦評論，在今天看來幾乎不可想像。他臧否伶人，堅持己見，決不阿諛奉承，真有點不講情面的「拗相公」（八）味道。如第二期銅版插頁刊登了譚派三傳人譚小培、王又宸、余叔岩的劇照，分別是伶界大王譚鑫培的子、婿、徒，對於三人演唱的評語是子（嗓蒼老）、婿（嗓陰柔）、徒（嗓醇厚），藝術綜合的評價是：「論關係子最親，婿次之，徒又次之；論藝術徒最佳，婿次之，子更遜之」。（九）這種藝術的比較軒輊，既饒有趣味，又有一定道理，可謂寓研究於劇照之中。可是事情併不算完，因為張古愚與小培之子富英是結拜兄弟，關係不錯，但在張古愚主辦的刊物上，卻把富英尊翁小培貶低了一番，這等於是得罪了譚家。於是張古愚在第三期的開篇裏，發了一通感慨：「辦戲劇刊物實在太不容易了，褒要受人指責，貶則招尤伶人。……自本刊第一期問世，小培即與予失和，第二期出版，更與予不睦。……其實無所謂得罪。……好在是非皆有公論。我決不能以情感二字為先提來黑捧，同時亦不以可今後不睦失和來胡罵。」（十）他不怕尷尬，不畏人言，即便是對關係密切的親友，依然以他認為公正的態度堅持批評，不稍寬待，努力做到一視同仁，可稱頗具風骨。

張古愚為人處事很有特立獨行、不隨波逐流的味道，而《戲劇旬刊》就打上了鮮明的「張氏」個性化色彩。如第八期推出雪豔琴特刊。在某些人看來，「老大嫁為商人婦」的雪豔琴已是明日黃花，但張古愚執意要為其出特刊，併申明理由：「一般的替人出特刊，大都係捧角性質。譬如某伶來滬，就替某伶出特刊。但本期的所以出雪豔琴特刊，因為雪豔琴是一代藝人，因被環境所屈服，致不能復現身於紅氍毹上。本刊為惜其一身藝術即此埋沒，故出特刊以志紀念。」（十一）民國時的坤伶，尤其是色藝俱佳者，稍得名就被權貴覬覦，一般妙齡、盛年即被迫脫離舞臺，下嫁權貴，

充下堂妾，再好的藝術，猶如明珠沉埋。雪豔琴也逃不過這個夢魘。張古愚為憐才、惜才，特地出特刊，為脫離歌場的琴豔琴張目。在七個專頁的銅版劇照裏，張古愚對其《霸王別姬》、《樊江關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盤絲洞》、《罵殿》諸劇加以評論分析，且讚歎雪一一人而兼學四派，均能成功，猶如文人之寫散文，敘事有太史公千軍萬馬之勢，言論有韓文公浩浩然之氣，寫景有陶淵明之逸……」（十二）在民國坤伶中，雪豔琴是藝術成就較高的一位，四大名旦的戲，她兼收併蓄，演來各具其妙，張古愚慧眼識珠，為息影的她鼓吹宣傳，可謂梨園知音。

張古愚雖然也捧角，但是頗具捧角的良心，既不會無原則的亂捧，更避免有意圖的阿諛。他對於真心喜愛的優伶，往往以諍友的姿態，或褒獎，或愛護，或批評。對於優伶的不上進，他憂心忡忡，批評亦不留情面，體現出愛之深而責之切。這種捧角態度，在當時和後來，都是非常特立獨行的。張古愚在老生中，傾心楊寶森；在武生中，欣賞楊盛春；在旦角中，推崇雪豔琴。第二十四期的開場白是一篇頗具史料價值的文章，對於楊寶森，張古愚又惜又怒，惜其人才難得，怒其不思進取，一片苦口婆心，充盈字裏行間。既沒有私交，也不為金錢，張之捧楊，純粹是愛惜人才、愛惜藝術。張說：「際此梨園人才凋零之秋，生行中能文武不擋、昆亂兼擅者，舍寶森其誰？寶森臺風絕佳，腔調古樸，更舉世無與其匹。」（十三）然而，在某一時期內，寶森認為其藝術足以糊口，不肯再加努力，以致不進則退，坐失地位，張古愚為其惋惜。1936年春，楊寶森南來為康記大舞臺開幕，蓋叫天頭牌，寶森掛二牌，後蓋叫天受傷折腿輟演，由寶森獨立支撐，而上座竟然跌到一成，前排幾乎無人。張古愚與幾個熱心友人，每天拉二十座為寶森捧場。寶森每晚完戲回住處，張古愚亦來，告以當天的短處不足，利其改進提高。之後，張再回自己宿舍，寫捧場文字。如是辛辛了二十餘日，耗費許多時間、精力和金錢。這就是民國時優伶和劇界文人交往的實錄。張痛心疾首地說：「我始終沒有見過渠（指楊）因不上座而擔憂，因噪失潤而調噪，身不和而早眠，戲不熟而預備。匆匆忙忙上院子，趕趕快快回棧房。大煙吸吸，老婆陪陪。我替他愁得不亦樂乎，他對我覺著何其厭也。」（十四）楊寶森的消沉、不上進，和張古愚對其前途的憂心、婆心，兩相對照，生動之至。有的文人，依附于名伶，「捧臭腳」，是為了名利。張古愚如此辛苦，圖什麼？答曰：為了藝術。此篇文字，讓我們對於當日那些有良知的劇評家和優伶的交往、關係，有了鮮活深切的體認。

張之于楊，絕不是庸俗的捧場、無原則的抬身價。正因為對優伶毫無所求，故而評論是獨立自主的，褒貶由我，沒有顧慮，不考慮情面。這種劇評文字，讓演劇與評論良性互動起來，會對優伶端正藝術態度起作用，讓優伶敬畏舞臺和觀眾。這才是真正有價值和意義的評論。

期刊的敏感話題：銷量和財務收支

一本期刊，辦得成功與否，銷量和財務收支是兩個重要的衡量指標，也是敏感話題。雖然當日成立國劇保存社，也拉了諸多名流賢達，但各人都忙於自己的冗務，故而刊物的事情，主要還是張古愚一人在苦苦支撐。據《戲劇旬刊》透露的資訊，刊物的銷量，到第五期，已經達到一千餘本，而當時《劇學月刊》在上海的銷數僅一百三四十本。即便如此，張古愚每期至少虧七八十元。到了第二十一期，已辦了超過半年，張古愚在開場白裏又發了一通感慨，他一五一十地「招供」了刊物的發行和收支情況，這對於我們瞭解當日私人辦刊是第一手的史料，頗有參考價值。刊物的基金是張氏自己墊付。當出版一二期時，銷數不過四五百冊，為了推銷，六折批發。到了第五期，銷數增至一千，八期以後二千，十二期以後二千七百，十五期以後三千六百，二十期更達到四千五百。光是讀者來信，到後期，每天都在五十封以上。由此可見，銷路打開，形勢喜人，刊物是蒸蒸日上，呈現一派蓬勃局面，而張古愚一個人苦苦奮鬥的價值亦得以體現。不要小看四五千份的銷售量，放到當時上海各類期刊中進行橫向比較，是名列前茅的。據張氏自己估計，《戲劇旬刊》的銷量在滬幾乎可稱魁首。（十五）

刊物的財務收支情況，以二十期為例，具體如下：

印刷 70 元、稿金廣告 20 元、紙費 92 元、一切雜費 35 元、製版費 35 元，共計付洋 252 元。

批發 4500 冊，六折計算，收入 290 元（中有廣告費 20 元）。

收支相抵，餘 38 元。（十六）

換句話說，《戲劇旬刊》經過二十期的努力，終於做到略有盈餘。然而，前十餘期，都是賠錢的，綜合計算，尚虧

損877元。

此時的張古愚初嘗成功滋味，他白手起家，精心辦刊，在短短半年時間裏，就讓《戲劇旬刊》一躍成為滬上銷量最大的期刊，可謂功夫不負有心人。

出乎意料的停刊與圖謀東山再起

意想不到的，刊物在銷量和財務兩個最難的問題上打開了局面，卻在其他方面發生了危機。三十三期周年紀念特刊的開場白，張古愚突然表示要停刊。（十七）是什麼緣故讓張古愚感到心灰意冷，決意不再繼續奮鬥？

《戲劇旬刊》每期都有開場白，多為張氏撰寫，文字親切，從中可以反映其心路歷程。本來，在二十期之後，逐漸扭轉虧損，張氏信心大增，甚至打算二十五期後擴版。誰知二十七期後，刊物突被多地郵局檢查員扣留，不准出賣，損失慘重。財務是刊物的生命線，一旦發生斷裂，就難以為繼。張古愚拆東補西，疲于應付，後來實在無力支撐了，他略帶悲壯地說：「本刊得有今日，完全是我精力交換得來，現在精神上已受重大刺激，財力方面亦將無力再墊，如果再繼續出版，我之生命存亡要發生了問題。」（十八）從這幾句話裏，感受得出張氏付出的艱辛和放棄的無奈。為了「一本刊物，他耗費心血，墊支經費，幾乎到了鞠躬盡瘁的地步。消息刊出後，張古愚收到不下三百封讀者來信，或詢問，或勸慰，刊物的影響力可見一斑。

何以多地郵局扣留一本娛樂消遣為主的戲劇期刊？其實這裏有深層原因。張古愚一向不喜歡吹噓拍馬，堅持辦刊的獨立性。刊物的評論文章直截了當，且多針對梨園行的頭面人物，批評多、招怨多、得罪人亦多。古愚的朋友張肖佺直言：「張古愚談戲甚有魄力，敢說敢言，梨園中人多恨之，以其不作歌功頌德之詞也。」（十九）須知，批評一個名伶，開罪的絕不止一人，會與名伶的大批「粉絲」結怨。比如《戲劇旬刊》對於老生大家馬連良一直是不太客氣的，連續幾期常有貶詞。結果惹惱了馬連良的擁躉，用張古愚的話講，「怒惱了接近連良之馬頭馬尾馬手馬腳，來電話威嚇，或派人來社勸我少登這種文字」。（二十）面對這種情況，張古愚不為所動，依然堅持自己的批評立場，苦口婆心地表白「不

曉得我愛惜連良」。張氏認為，梨園人才，向稱難得。馬連良內材堪造、外表可取，在老輩凋零的局面下，如能循規蹈矩，謹守繩墨，自然是大有前途。但是馬卻走了一條邪路，嘩眾取寵。張古愚對馬連良的批評，是他個人觀點，但他持獨立批評精神，不盲目捧場，即便受人威脅也不改初衷的態度，確乎難能可貴。筆者認為張古愚併非有意針對馬連良，批評歸批評，但是縱覽《戲劇旬刊》，併未少登馬連良的劇照。筆者粗略計算，大約馬氏劇照是老生行中刊載最多的一家。通俗大眾化的刊物，趣味性是第一位的。但有時為趣味而說話太尖刻，也容易得罪人。張古愚經常在文章中調侃，令人會心一笑的同時，覺得他口無遮攔，太過隨意。如第十二期的開場白，劈頭就說：「最近接到各地愛護平劇讀者來函，叫本刊力除三害。三害謂何？即馬連良、麒麟童、程硯秋是也。」（二十一）起頭夠駭人聽聞。為什麼這鼎鼎有名的三大名伶是三害，張又進一步解釋：馬連良學晚年的賈洪林，偏重纖巧；麒麟童字字使勁，處處飄字；而程硯秋天生鬼音，居然紅極南北。張古愚話鋒一轉，「有看無吃相之馬調，病鴨癆的麒麟，重傷風般程腔，不曉得貽害了多少嗓子挺好的伶人」。（二十二）話是頗為解頤，但確實刻薄。其實張古愚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個普遍的現象，即條件好、有嗓子的人，往往屈才學自身不適宜的流派，甚至專學流派創始人不得已而為之的藏拙之處。這倒是引人深思呢！不過，張氏話說得太尖刻，讓人瞠目結舌，以致讀者都忽略了這層思辨的意思。

話又說回來，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辦刊物，如果處處世故、沒有點棱角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但張古愚終究是遇到大麻煩了，他自言：「現在之我居槍林彈雨之中，再奮鬥難免死。」（二十三）可知情勢的危險。雖然如何危險，他沒有明言，但字裏行間，我們能感到他的矛盾心態，一面剛強，一面無奈。他甚至說：「我不是怕死，更不虞打。上面已說著，怕死虞打決不在上海辦刊物。不過拿一條有用之生命，與亡命之徒去拼，于戲劇何益？我是好心點化，他們卻惡意相報。」（二十四）顯然，張古愚是遇到大危機了，而且很兇險。他竟然說出不怕死、不虞打這種悲壯的話。「好心點化、惡意相報」云云，隱諱道出了刊物還是栽在得罪人上了。假設刊物嚴厲批評了某名伶，而這個名伶的背後又有權貴大力捧場，他們要給刊物一點顏色看看，於是私下密謀，故意給刊物製造麻煩。這是合理的推測。但張古愚沒有屈服，決意以停刊的姿態來抗爭。他也意識到，轉變方向，曲線救援，可能才有新的出路。於是才有了後來的《十

日戲劇》。

第三十五期的開場白是《本刊出足三十六期宣言》，張古愚似乎又恢復了信心。他說：「《戲劇旬刊》今後與讀者永訣，《十日戲劇》不久和諸君相見。愛讀本刊者，還是抱著無窮的熱望，而本人亦不以《旬刊》停了而灰心，還是要拿出我未完的精神和毅力來幹，發行、主編、整稿（文圖）。一切由本人來負責……比以前一定要精彩。」（二十五）張古愚依然保持著昂揚的鬥志，《戲劇旬刊》雖然停刊，但《十日戲劇》登場了，延續了《戲劇旬刊》的生命。

從劇壇風雲人物到突然「消失」

辦《戲劇旬刊》時的張古愚，還不到30周歲，風華正茂，精神健旺，全力投入。伶人王芸芳經人介紹認識了他：「我想像他一定是位年紀半百的老者……原來卻是位翩翩少年。……他不但是一位評劇家，還是一位十足的戲迷。……唱幾句西皮二簧，生旦淨醜都是全出。」（二十六）可見其風采。

遺憾的是，對於張古愚這位重要的劇評家、活動家，長期以來，一些重要的戲曲史志，卻沒有他的名字，如《中國京劇史》、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、《上海京劇志》等，都沒有收錄其條目。但與張古愚地位、影響類似的，如劉豁公、張肖儉、朱瘦竹、鄭過宜等，在戲曲史志裏都有條目。有的京劇詞典雖列有其條目，卻又對其建國後很長一段歷史閃爍其辭。不必諱言，張古愚的被冷落是事出有因的。

張古愚是個謎一樣的梨園人物。他得享高年，壽登百歲，而其生平經歷卻渺難詳悉。筆者查閱了許多戲劇史料，得到的也僅僅是他片段式的經歷，難以勾勒出其整個人生軌跡。他的家庭背景、早歲讀書求學情形，難以詳知。張古愚應該不是本名，他屢在文章裏自嘲「古怪愚蠢的我」，大約就是名字的由來。據《京劇知識詞典》，張為安徽定遠人，1905年生，世居浙江鎮海，青年時即愛好戲曲，併到過河南、湖北等地實地考察地方戲曲。上世紀20年代末居上海，開始發表研究評論京劇的文字。三四十年代，是他的人生高峰。與人合編《戲世界報》，擔任報社主任。後又與馮小隱、張肖儉、鄭過宜、徐慕雲等組成上海國劇保存社，由他擔任社長併主編《戲劇旬刊》（後改名《十日戲劇》）。其後又應邀